

<<银城故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银城故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23269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23264

出版时间：2002-05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李锐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银城故事>>

内容概要

《银城故事》表现出李锐以往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既有特点、这就是叙事的浑象性、氤氲性，也既无论大的故事、小的情节，作者在叙述中，一般不说破、不说满、不说完、总要给读者酌留一些想象的余地和填充的空间。

<<银城故事>>

作者简介

李锐(1950~), 生于北京, 祖籍四川自贡,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 著有《无风之树》、《传说之死》等。

<<银城故事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尽管哥哥坚决反对，尽管哥哥总是警告自己不要和那些“支那”女人混在一起，可秀山芳子还是特别喜欢到听鱼渡口来洗衣服。

把盛衣服的木盆放在水边，穿木屐的赤脚踏到浸在河水里的青石台阶上，清凉的河水在小腿上痒酥酥地咬着，被阻挡的水流推出斜长的水纹，平静悠远地流到心里，又从心里缓缓地荡向河心。

提一件浸透水的衣服堆放在石板上，雪白的棒槌一下一下均匀地落下去，就会有细碎的水珠进溅到脸上来。

银城的女人们都是蹲在河边洗衣服。

可秀山芳子一直是站在河水里弯下腰来洗。

时间一长，银城人已经习惯了种种特殊的举动，和她也是特殊的服饰和木屐，不再那么好奇了。

秀山芳子记得当自己第一次在女人们惊奇的注视下，把棒槌从衣服里抽出来的时候，周围竟是一片唧唧哦哦的赞叹声。

尽管大家语言不通。

可银城的女人们发现这个东洋女人竟然使用同样的工具来洗衣服!这个发现除了让银城的女人们极其惊讶而外，更让她们平添了许多的信心和亲切——天下的女人原来都是一样的!东洋女人也一样要用棒槌洗衣服!女人们在翠绿的河水边举起一片白藕般的胳膊和棒槌，哗啦啦地笑成一堆。

她们七嘴八舌地围上来：“女先生，你哥哥一个月挣一百五十两银子，你一个月挣六十两银子，为啥子还要自己来洗衣服?”“你们日本女人都出来自己做事情么?女人可以教书做先生，女人也做进士、中状元么?女人也会做生意?女人出来做事情孩子哪个养法?”“一个弱女子，跑起天高地远的，你就不怕?你就不想家么?”“你跑到中国来，你的婆家哪个会放起你走?”秀山芳子被噉噉喳喳地围在中间。

她虽然听不懂她们到底说些什么，可她听懂了惊奇和善意。

秀山芳子努力地想和大家交流，她指着码头说：“听、鱼……”许多声音回答她：“对头。

那边是听鱼亭。

这里就是听鱼码头。

大家都到这里来洗洗涮涮的。

”她又指着不远处，河湾岩壁上那两个暗红的大字说：“苏、东、坡……”杂乱的声音更兴奋了，“你也晓得?对头，对头，那几个字是苏东坡写的。

唱高腔的就有人唱这个苏东坡，他是宋朝一个写文章的大官，他来过我们银城，崖高头听鱼两个大字就是他写的。

”秀山芳子知道银城的这个典故，她还知道“夜半听鱼”是银城八景中的一景。

在那面岩壁的对岸，和苏东坡的两个大字遥相对应的还有一座角亭。

角亭的立柱上有一副对联，“河边鼓瑟游鱼听，柳外敲棋睡鹭飞”。

这些掌故都是鹰野寅藏告诉她的。

早在来洗衣服之前，他们三个已经去过那个角亭。

哥哥次郎还在角亭前为他们拍过照片。

他们在那个古旧的亭子里打开一瓶从家乡带来的清酒，边饮边谈，一直等到月亮升起来，在一片静谧的月光里听见鱼尾拨水的回响，从对岸岩壁间悠远地传过来。

被月光洗白的银溪从幽暗中涌现出来，又溶泻进远处的幽暗之中。

对岸矗立的岩壁上林木茂密，落满了夜宿枝头的鹭鸟，鹭鸟们雪白的身子在枝叶间梦幻般地闪现出来。

可是今天，河对岸的亭子里没有人，听鱼码头冷清的台阶上也没有人。

摆渡的木船横在岸边，斜扣着斗笠的船夫独自坐在船头上打盹。

在这有几分意外的安静中，秀山芳子把一件长裙放进清澈的河水里。

裙子在河水里慢慢地漂浮、舒展开来，裙子上家乡的枫叶盛开在清冷的水面上。

金红色的枫叶，秋意凄迷的枫叶，在清冷的河水中漾起无限的乡愁和情思。

<<银城故事>>

秀山芳子觉得有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她轻轻地摆动着裙子，轻轻地摇曳着河水中纤细清冷的情怀。

秀山芳子痴迷地在心里默诵起一首古诗： 奥州花布色纷纷，花色凌乱似我心。

我心为谁乱如许，除君之外更无人！从听鱼渡口向上，越过上水关，越过那座七孔相连的上关桥，远远地，在银溪的尽头，就会看见山岚氤氲的桐岭。

常有飘渺的白鹭，在高挂云天的银溪上忽隐忽现。

鹰野寅藏说“桐岭横烟”是银城的又一景。

银溪就是从那些高远的“横烟”里流淌出来的。

鹰野寅藏是他们三人中的兼职翻译，他似乎对银城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

有一天，鹰野寅藏拿出一本叫做“县志”的旧书，在他纤弱白皙的手上，旧书墨蓝色的封套幽深得像一口古井，不知把多少时光淹没在里面了。

鹰野寅藏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县、一个州、一个省，都有自己的“志”，在这本“志”里记载着沿革、地理、物产、风俗、人物、历史大事，和所有的这些“景”。

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“八景”。

即便景物简陋也总会凑出八个。

每一“景”都有应景而写的诗来描绘、感慨一番。

不过这些诗大都是些冬烘先生的庸作。

银城是座有名的古城，所以银城的“景”更是一个也不能少。

他微笑着说自己关于银城的知识，都是从这本书里得来的。

鹰野寅藏说话的时候，眉宇之间常有一股儒雅而又热烈的神态。

他把书端举在胸前，古旧的墨蓝色封套越发衬出人的年轻和苍白。

看着那些瘦弱的手指打开封套，在枯黄的书页间灵巧地翻动，秀山芳子不由得怦然心动。

利用办学校为革命活动做掩护的决定，是刘兰亭自己做出的。

可是当年刘兰亭在东京秘密加入同盟会，毅然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时，并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学校。

两年来刘兰亭一直利用学校的特殊地位鼓吹新思想，发展新会员。

并且一直利用学校购买教学器材来做掩护，从日本秘密购买武器和配制炸药用的原料。

敦睦堂充足的资金和育人学校优越的地位，使刘兰亭成为同盟会银城分会不可替代的领导人。

当那个密谋中的暴动一天天临近的时候，育人学校的事业也一天天蒸蒸日上。

渐渐地，刘兰亭觉得自己陷入在革命和学校的两难之中。

要么就避开学校选择革命，要么就只问教育一心办学。

这样，两件事情也许还能各得其所。

可是，现在自己却眼睁睁地落进了最糟糕的处境：让学校和革命同时毁灭。

和父亲谈话之后，刘兰亭本打算立刻赶到学校去，但却被刘三公断然制止了。

刘三公派人快马回城去打探消息，在没有新的消息之前，他命令家丁升起吊桥，不许任何人跨出寨堡一步。

这一晚，刘兰亭在煎熬中整夜难眠，已经听到第三遍鸡叫，他还是睡不着。

一团漆黑之中他有几分烦躁地把身边的妻子揽进怀里来。

浓睡之中的女人浑身酥软，被丈夫渴望的臂膀搅动起来，似醒非醒之中却十分人微地迎合着，贴身的丝绸衣裤在蠕动中，被她熟练轻盈地褪下来。

温软的身子像正午的沙滩一样吸吮着碰撞的激流，两条温暖的白臂环绕在刘兰亭焦渴的身体上。

刘兰亭本有些急切的动作，落在这温软的胳膊和身体之中，不由得缓慢下来，无眠的烦躁瞬时变成如水的柔情。

刘兰亭不由得吟唤着妻子的乳名，九妹，九妹……你好软。

女人摄魂夺魄地应答着，七郎，七郎……你慢些，当心碰了娃儿的胎气……刘兰亭深深地沉浸在女人的身体里，温暖的融化从每一寸皮肤的厮磨中，透骨穿髓地传遍全身……让他一时间忘记了失眠的烦躁，和眼前这场可怕的血光之灾。

刘兰亭明白，就连自己怀中心爱的九妹，也都是父亲的深谋远虑的结果。

<<银城故事>>

九妹是陶淑堂赵么公家的小女儿，名叫赵舜清。

这门亲事还是刘兰亭在东京读书时就定下的。

父亲曾在信里一再告诉他说，这不但是是一件门当户对的婚姻，也是一件男女相配的婚姻，回来包你心满意足。

离家六七载，刘兰亭已经想象不出赵么公的小女儿是什么模样。

回到银城后刘兰亭才知道，原来模样标致的九妹，不但是参加“天足会”放了小脚的新式妇女，而且是桐江女子师范教习所的毕业生。

虽然不是“自由恋爱”，但在见过容貌夺人的九妹之后，刘兰亭高兴地接受了这件门当户对的婚姻。

早已等得心焦的双方家长，立即选了良辰吉日为儿女完婚。

留学七年的刘兰亭，几乎是离了船舱即入洞房。

在按照父亲的安排举办了传统婚礼的第二天，刘兰亭又在家里举办自己设计的新式婚礼。

他把专门为父亲留下的那条长辫子盘在头顶，压在礼帽下边。

又特意把日本同事们请到家里来为自己照相、帮忙。

一架美国制造的留声机，在银城人瞠目结舌难以相信的目光中，播放着《欢乐颂》雄壮的旋律。

一对新人胸佩红花，在伴郎秀山次郎和伴娘秀山芳子的陪伴下，缓缓走入亲朋云集的客厅。

新郎头戴礼帽、西服革履，新娘发髻高盘、婚纱曳地。

在司仪鹰野寅藏的指导下，两人先为父母行鞠躬礼，再对亲友鞠躬，而后夫妻互相鞠躬。

这样的婚礼在银城是开天辟地第一回。

前来争睹的人群几乎挤破了刘家的大门。

更叫银城人吃惊的是，刘兰亭、赵舜清这对新式夫妇，结婚以后居然一起做事，每天同出同人，都在育人学校做教员。

这简直像是一个现世的神话，在银城或被传颂、或被猜测，或被指责。

见过世面的银城盐商们都在感慨，世道真的是要大变了。

每每在亲友面前提及此事，刘三公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得意，“我七郎是留了洋转回来的新派人，我哪里会糊涂到要给他配一个小脚的女人。

”结婚以后，刘兰亭对九妹的喜爱与日俱增。

他常常对妻子笑着说：“亏得爸爸为我抢在别人前面！”可是现在，这些所有的美满和亲情都叫刘兰亭忧心如焚。

搂着娇柔的妻子，刘兰亭甚至有些羡慕欧阳朗云。

如果自己也像他一样没有家室的拖累，没有家族的后顾之忧，在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，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牵挂和煎熬了。

……

<<银城故事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代前言本来该有的自信 “展望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” 这样的大题目是最难做的。

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。

而且我相信，如果英文文学、法文文学或是阿拉伯文文学都“展望”一下，大家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会相同。

关于文学的发展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动力，这被许多理论家分析过，也有过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。

在众说纷纭的原因当中，只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和一种人为确定的时间界限是无关的。

人们对于不同时代文学的划分，是一种向后看的结果，它最大的理由是为了论述的方便。

在用“世纪”划分年代之前，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创造出了许多种文字和口头记录的伟大文学。

这些文学都和“世纪”无关。

我们使用象形的方块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。

在所谓“公元”之前和“公元”之后的数千年里，方块字的文学发展和“世纪”根本无关。

屈原、李白、关汉卿、蒲松龄、曹雪芹们，也都根本没有“世纪”这样的时间观念。

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出最杰出的文学。

相比之下，华文文学和“世纪”无法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，从严复、林纾的时代算起，总共才一百多年多一点。

但是，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、最深刻的一百年。

在这一百多年里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，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。

这一百多年，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。

于是，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，改变了自己的空间观念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，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，我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。

“天下”已不再是以前的“天下”。

“中国”已不再是以前的“中国”。

家园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园。

方块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、曹雪芹曾经熟悉的模样。

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机：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“全球化”、“全球化”的同时，人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窄，在那个别人给定的全球化、全球化的标准之外，几乎别无一物。

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？

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？

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别人？

这几乎是一场毫不犹豫的自我取消。

文化批评家萨义德，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对于东方的“东方化”。

而我宁愿把外在的殖民、别人的“东方化”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。

1999年12月，我受《星洲日报》之邀来到马来西亚，参加“花踪文学奖”的评奖活动，并在檳城、新山等地做过演讲。

第二年，我发现我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被人引入一场争论之中。

有人向一位西方汉学家提问说，李锐在马来西亚曾经说过：“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，你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吗？”

提问的人提到的“李锐说过”是一个缩写和简化的“说过”。

当时报纸上有关的报导我也看过。

我记得提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候，我的原意是说，他们之中一个是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，而另一个只是在黑暗中凭着良知做出的孤独探索。

<<银城故事>>

他以一个孤独者的良知和才华，同样表达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载的慈悲情怀。

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，但是那个孤独者的探索更显得可贵、伟大。

在我的讲话里并没有谁比谁“更伟大”这样的简单判断，我所强调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。

在我看来，说李白比杜甫更伟大，或者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同样是没有意义的。

那都已经不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文学。

在这里，报导者或引用者是否简化了我的意思，不是我想谈的问题。

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准确的判断，任何一张报纸在做有关报导的时候，都会对事件做一番选择和简化，哪怕只是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须缩写和简化。

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，是因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